

盡言集卷第二

論御史言黃庭堅事乞行辨正

右臣近聞朝廷除黃庭堅為著作郎繼有臣僚
言其缺行尋降指揮已令追寢然臣復聞御史
趙挺之歷疏其惡以謂先帝過密之初庭堅
在德州外邑恣行淫穢無所顧憚竊謂挺之嘗
在本州守官耳目相接不應妄謬審如其言則
閭巷小人有所不忍而庭堅為之自若虧損名
教絕滅人理豈可尚居華貫污辱簪紳伏望
陛下以挺之所奏付外公行庶使是非明辨衆

聽不惑

再奏

右臣近聞臺諫官奏彈著作郎黃庭堅在吉州太和及德州外鎮皆有淫穢之行而德州之事仍在 神宗皇帝過密之初臣亦繼嘗論奏乞以言者章疏付外施行今已多日未覩指揮臣竊謂庭堅所犯若果得其實則名教之所深疾人倫之所不齒豈宜尚居清要污辱縉紳若或無有而不加考質則庭堅虛蒙惡聲將遂沉廢是非交錯有害政體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

臺諫官所言庭堅事狀委逐路監司依公體量以聞庶使枉直昭晰中外厭服

論韓玠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近除韓玠充利州路轉運判官按玠元豐中已嘗奉使蜀道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以希進用至使縣官躬執升斗求免陵辱 陛下踐祚之初崇尚寬大玠為言者彈其慘刻朝廷尚以為疑遂委別司體量是時玠之叔祖績方為宰相而提點刑獄郭槩畏避權勢不以實奏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

舉官例各省罷而韓維繼為執政玠之所犯遂不窮治乃依無過人平除河南通判其誥詞責之曰西南之政俾民驚擾當時議者已謂罰不當罪今來遽復職司何所懲戒况兩川之人皆陛下之赤子玠之暴政已為一路之害移之隣部何以副聖朝仁愛遠民之意伏乞 陛下收其新命以允公議

第二

右臣近嘗論列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乞行追寢至今未奉指揮按韓玠向任成都路

提舉官推行市易之法過為苛急一路之吏民幾不聊生言者交攻詔令可驗提點刑獄郭槩畏宰相韓縝之勢體量不實 陛下責其觀望先行降黜其後提舉官悉皆省罷而韓維相繼執政巧為庇覆得不窮治遂依無過人例止除河南通判當時士論固已不平今來遽復職司仍舊隣部玠之虐政道路流聞人知復來孰不憂畏臣聞兩川之俗易動難安朝廷擇使宜先謹厚知治體之士而玠刻薄急進見於已試固當懲沮以抑躁暴庶幾異日或可再用而薄責

未久亟委使節質之公議僉謂不可况與玠同時省罷提舉官之無過犯者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獨被遷擢輕重倒置尤非公道伏望聖慈檢會臣前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稱 陛下仁愛遠民之意

第三

右臣近以韓玠除利州路轉運判官不當兩具論列未蒙施行 固不足煩煩天聽

然而苛虐暴急見於已試同時省罷無過之人今為通判徃徃未復差遣玠實有罪苟免竄黜

河南未久遽還使節輕重倒置有害政體故敢奏陳乞罷新命繼聞臺臣亦有章疏而朝廷沮遏公議不為追寢臣固疑之詢諸縉紳果有異論皆謂執政之間有玠姻家陰為之地是以臺諫之奏抑而不行信如此言公道安在况近者三省奏擬高士英為樞工部員外郎竊聞獨出睿斷以謂終是撓法遂行追改中外無不傳誦聖德心悅誠服今執政大臣允是姻戚之家即不避嫌疑更相汲引及言事官明據罪狀論列即不卹義理極力主張甚非所以稱 陛下至

公擇人之意也伏望聖慈詳覽臣兩奏事理特降指揮罷玠新命以抑僥倖

乞罷近臣列薦事

右臣伏見朝廷立法內外臣僚保薦之員歲有定數而兩制侍從以上又得用十科之目使之引類其於求才之道固已備矣乃自近歲以來漸開巧進之路屢見近臣連名薦士臣聞名器爵祿人之所趨使之積勤而後遷則衆各知難而守分今若多為捷徑使之躁求人懷覬覦何所不至而况被舉之士未必皆賢朝廷不復銓

量徃徃即加擢任遽離常調遂得美官後進小生不安義命奔競相効無復廉耻非有懲革將敗風俗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今後除依法舉官之外不許近臣列薦所貴少抑僥倖之徒上裨忠厚之化

論諸路監司乞著考課之法

臣伏觀先王之治在於官率其屬使上下足以相維內外足以相制故人各任責而無苟簡之患吏不數易而見誅賞之實此堯舜三代之所共由而不可廢者也今親民之任在郡縣朝廷

既為之置守令矣衆守令而無統率則民或受其弊又為之設監司矣監司之官坐制一道多者至三十餘州少者亦不減十餘郡然其所以開道風化振舉紀綱舒慘百城廢置群吏調發兵食均節財賦朝廷一聽其所為可謂任之重矣既付之以如此之權而無法以糾其謬豈非責小官者為太密而馭大吏者為太畧乎臣聞祖宗之朝所以擇監司之意甚慎而考績之制甚詳近世因循寢以不講授任之際未嘗察其行實遂容非才冒處其間既將使旨鮮能稱職

或出於私喜而褒薦過其情或發於暴怒而誣摭非其罪或優游苟且計日待遷或承望風指以非為是急功利者有至於妄作務寬大者有至於容姦不惟無補於朝廷抑亦有害於政事臣嘗攷唐六典監察御史之職掌分察百僚巡按郡縣每詣十道則選判官二人以為之佐是御史非特糾尚書六司之過失而亦按治外路也臣愚欲望聖慈詔執政如諸路監司闕官並以兩制等所舉本科之人更加掄擇須協公議方可除用若未滿任不許遷易講求祖宗課責

轉運使副之詔著為定法然後以天下諸路分
隸六察間遣巡行按其功罪若治行尤異則元
舉之官宜推進賢之賞職業亡狀者必行謬舉
之罰庶幾吏久其任不敢偷墮上下交儆百職
修舉取進止

論買撲坊場明狀添錢之弊

一檢准元祐元年六月七日敕節文臣僚上言
乞罷實封投狀之法奉聖旨令韓維等相度
聞奏今相度罷實封投狀將前界買撲名錢
數委本州看詳若累界有增無減即取累界

中次高一界為額如增虧不常者即取酌中
一界為額前後拖欠數多及累限無人陳狀
雖有人承買比最高價虧及五分已上者縣
相度減定保明申州州委官體量保明申轉
運司轉運司體量得實依所減定施行訖保
明申省如界滿前一年見買撲人不拖欠即
先限一月取問願與不願接續承買如不願
即出榜限一季內許人投狀仍坐家業抵當
數目承買兩人已上給家業抵當最多之人
其所通抵產不得出隣州之外限滿無人投

狀再限兩月依上法餘並依舊條三省同奉
聖旨依

一檢准元祐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敕節文戶部
狀看詳買撲場務巧弊百端若祇以酌中定
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贏厚利並不增長價
錢偶值界滿未有人承買却便節次裁減官
錢深慮寢久大段虧減歲入若許人明狀添
錢承買人戶自然酌度合直價錢投狀若數
人下狀價同並擇抵當最多人給付即其弊
自革本部今修立到條仍乞先次施行奉聖

旨依一承買場務三年為界於界滿前一年
本州錄合用條及一界額錢榜要會處限六
十日召人於額錢上添錢承買仍具抵常家
業物數所直見在地望召主戶一名委保不
是假名同詣州投狀限滿取着價最高錢數
再榜限三十日召人添價候滿限三十日先
取問見承買人如無拖欠官錢聽依所添價
接續別立界承買不願或有拖欠即勘會差
價最高人戶名及抵當所在詣實檢估出帖
給付若二人已上價同並擇已業抵當最多

之人依所着價給賣限外即不得增價爭買
無人投狀再限六十日依上法每經限滿又
無人投狀者准此

右謹如前臣看詳買撲場務其弊莫大於實封
投狀蓋無知之民利於苟得競立高價務相傾
奪止快目前之欲不為後日之計然而一界之
內豐凶不常或遇水旱之災即有敗闕之弊往
徃破家竭產不償逋欠身陷刑禁家族流散至
於抵當之物亦多假於親知因緣同保淪胥失
業若此之類不可勝數朝廷比用言者之奏遂

罷實封之法參酌中道立為定額不使愚民貪
得忘患而又兩人已上下狀為給已業抵當最
多之人蓋因其有自愛之心必能為防患之慮
委之場務可無他虞卹民省刑德澤深厚公私
之利莫大於此行之二年幸已就緒而今歲九
月二十九日用戶部申請遽然變法臣詳觀戶
部狀稱若抵以酌中定額即沽賣興盛之處過
贏厚利此乃聚斂誅剝損下害民之論非聖朝
之所宜行也且實封投狀雖非善法然所添之
直人不相知惟至限滿啓封方見合給之主今

則明書錢數衆各見聞又擇價高之人便行給
付民既貪得無有遠圖並驅爭先更進迭長惟
恐失之豈念後患臣竊謂坊場河渡之類既許
民間承買輪納官課之外必有所得乃可為生
今若復開爭端明狀添價人知無益誰肯徒勞
惟是貧迫之人苟求僥倖一遭凶歲鮮不破家
償納不克殃及同保則明狀之害有甚於實封
者矣臣昨於守職之日首論命令數易之弊今
前詔方下普天受賜遽徇邪說輕廢成法使朝
廷救弊之仁未及周浹而細民失職之害旋連

復生臣雖至愚竊為 陛下惜之况國家賦役
之政總於地官方二聖敦尚寬大仁民愛物宜
得疏通知治體之士以司大計而右曹官吏不
能推廣上德惟欲盡民之利州縣監司畏省部
之勢無敢指言其非者因循日久上下相蒙妄
更法度民受其弊甚非所以稱 陛下仁愛元
元之意也伏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天下承買場
務並用元祐元年六月七日之法所有今年九
月二十九日指揮欲乞更不施行所貴民被仁
政不至失業

論韓宗古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朝廷除韓宗古知潞州仍貼集賢校理考之公論皆謂未安臣聞先帝初更官制以著作校書郎正字隸秘書省為職事官前日帶校理校勘之類並轉一資悉令解罷宗古舊為校理已依上件條制轉官納職今日復有此授顯屬無名若為潞州藩鎮欲示優崇則陝州地望尤高所宜加禮兼陳侗亦是曾轉官罷館職之人向者移陝未嘗復職事體均一予奪頓殊欲望僉議允諧不可得也况王孝先已改濮

州則宗古自合仍舊伏乞追還前命以正國體
論何洵直差不當與吳安持同奏

右臣等風聞司勳員外郎何洵直除祕閣校理祕書郎竊以官制初行舊帶職名者並為虛誤朝廷許納職以換一官是時如何洵直因納職特轉官者固非一人而所謂祕書省職事官者尤為慎選自陛下初復館職皆用大臣薦舉或揚歷著勞許帶此職未有既納職改官而無故再得職名者又祕書郎自官制以來非文行素著未嘗輕授今來除洵直校理及祕書郎在

洵直有不當得者二蓋已經納職轉官而復還
舊職於法不當得也雖曾中高科而行義不為
賢士大夫所與於公議又不當得也有二不當
得而朝廷以天下之精選併與此人其可安乎
臣等蒙 陛下擢置言路固知今日所患者人
材為乏是以常願 陛下推廣聰明搜訪賢能
臣亦未嘗敢輕議人物如今日洵直所除於法
有礙於公議未允伏望聖慈特賜寢罷令洵直
且依舊作即官使天下曉然知名器不可以假
人豈勝幸甚

貼黃

臣等切見韓宗古昨除知潞州復與
舊職是時臣安世已曾極論於法不
當得朝廷之命遂寢今來洵直與韓
宗古事體相類伏乞照會

再奏

右臣近嘗論列何洵直差除不當未聞指揮施
行竊謂朝廷一日命二人館職臣所以捨黃景
而論洵直非敢有好惡之私也特以 先帝初
改官制洵直已依新命賞轉一官解罷校理今

日不因課最復貼職名與黃景纔初入館事體不類而又密迎明堂便得仁子重叠僥倖頗招物論况韓宗古亦係轉官罷職之人昨移潞州嘗令復職因臣論奏尋以報罷今除洵直無異宗古臣若不畏公議自持兩端非徒愧心實恐亂法伏望 陛下慎重名器追寢誤恩庶使清朝無有幸位

論開封官吏妄奏獄空冒賞事

右臣伏見御史臺舉劾開封官吏將大僻罪人等廂妄奏獄空致朝廷誤推賞典如聞已降指

揮錢勰止令贖銅出知越州林邵范子諒並與小郡其餘官吏特免改正雖門下省嘗具封還續准朝旨惟展磨勘此乃 陛下至仁至厚不欲窮治而勰等所犯情實欺君考之公論皆謂責之太薄而名且不正事關國體須至論列臣聞人主所以鼓動天下制馭臣民之柄莫大於賞罰使賞必及於有功罰必加於有罪則四海之內竦然向風而無不心服者矣惟其無功者虛受有罪者幸免遂容僭濫而其弊將至於無所勸懲然則為天下者安可不以至公而慎用

之乎今開封官吏以大辟之囚權令寄廂敢肆
誕謾謂無一人之獄朝廷信用其奏亟推厚賞
進官錫服幾二十人下至胥史亦霑恩賜播傳
天下書之史冊何可掩也繼而臺臣抗章彈其
繆妄 陛下付之執政按見實迹縱不欲論以
全罪猶當奪其誤賞之官少為天下誣罔之戒
而乃一切仍舊復得名藩使勰善者不過如此
今實有罪何以示懲 陛下若明正刑典則虛
偽之迹固在勰等苟謂已行之命憚於追改則
好名之謗遂歸朝廷傳之後世實累聖德伏望

陛下特徇公議追勰誤賞之官黜之小郡其餘
官吏亦令改正使天下之公朝知名器不可幸
以得非惟塞小人奔競之路亦助成 陛下無
私之政所以詳論之者蓋欲救正國家之大體
非特區區為一錢勰而發也伏惟留神省察早降
指揮

論李察知濟州不當

右臣切聞近日堂除朝奉郎李察知濟州考之
公議皆謂不可蓋以察頃在京東嘗總漕計專
務措克希望進門及移陝西吳居厚實繼其事

凡所規畫多察始謀泊聞居厚擢為待制數對
賓佐自矜其能以謂用我計策遂有成效彼蒙
恩命已獨不賞扼腕憤怒形於辭色 陛下即
政之初以君厚刻剝太甚特行寬責察遂杜口
不復論功究其本末乃陰險禍賊姦邪趨利縉
紳之間鮮有倫比昨以憂制去官未即顯黜中
外之人指為幸免今朝廷敦尚仁厚進登賢能
苟容刻薄之徒尚竊民社之寄非所以明好惡
於天下表勸沮於公朝伏望聖慈特留宸慮縱
不能授於荒裔豈復可委以麾符宜徇僉言重

行降黜庶使聚斂酷暴之吏有所戒懼

奏乞發遣趙令耦對獄事

右臣近聞皇城使令耦任杭州都監日姦賊狼
籍深為民害比緣臣僚上言疏其醜惡既而朝
旨下本路體量悉得其實遂起制獄推劾本處
差人計會開封府攝令耦參對尋委職員託以
他事召至府門而令耦探知是杭州令來追攝
倉皇鞭馬奔還居第閉關不出人莫得見繼令
其毋進狀稱疾不能就道臣聞令耦以宗室子
出補外官而恃勢貪暴恣為不法今杭州見勾

千照人已不少待令耦至方能勘結豈容託病
端坐于家伏望聖慈詳此事理速降指揮下開
封府差人押送前去非惟暑伏之中不至留獄
又正其罪以謝遠民使天下之人知陛下之
無所私而清朝之不可給實為幸甚

論高士英差除不當

右臣伏見近除太僕寺丞高士英為工部員外
郎臣以不知士英歷任次第不敢妄論繼聞御
史臺列奏稱勘會到資序有違新制復降指揮
令添權字深惟義理有所未安輒具開陳庶裨

聖德之萬一臣伏覩陛下聽政以來未嘗少
以名噐私於外家此固天下之人所共稱頌今
士英除命必恐止是執政揣材進擬本非

陛下之意况寺監丞之出例為監司以士英久
佐太僕除一即官固不為過然朝廷今年六月
二十八日新立法制須得第二任通判或雖初
任而實歷外任親民二十年之人方得用為員
外郎及開封推官蓋是三省進擬之際失於檢
勘遂致差誤今乃重廢已行之命而創添權字
則是執政依違遷就因人變法恐非所以成

陛下無私之政臣竊惜之伏望聖慈特降中旨
別授士英一職合入差遣示天下以至公之道
豈勝幸甚

盡言集卷第二終

盡言集卷第三

論胡宗愈除右丞不當

右臣今月初八日延和殿嘗奏胡宗愈新除尚
書右丞不協公議陛下仁德大覆重廢已行
之命尚欲遷延徐觀所為仰承聖諭因當遵奉
退而熟慮終有未安是以不避嚴誅再瀆天聽
伏惟陛下留神省覽臣聞執政之任天下極
選惟是當世之賢傑乃可不次而登用至於德
行不足以出羣臣之右才智不足以服多士之
心則必假之以歲月進之以階漸非惟養其問

望亦所以抑僥倖而止奔競也臣伏見宗愈頃
在先朝粗能修飭陛下踐祚之始首加任使
再期之內致位中司然而性本姦回才識暗陋
自居風憲尤務迎合既不聞有所啓沃進賢退
姦亦未嘗有所建明興利除害朋邪罔上中外
側目忽聞制命擢居丞轄輿議喧然莫不驚駭
臣切謂人君命令雖在必行苟處之得其理則
執之不可變惟其不合衆望違拂人情關天下
之盛衰繫朝廷之輕重所宜擇善何憚改爲而
况輔弼之臣與國同體豈容
佞雜處其間

於宗愈固無一日之雅亦無纖芥之怨惟是公
論有所未安是以前日賜對罄盡悃悃而拳拳
之忠不能自己故復論列以報陛下用臣之
意伏望聖慈更加詢考若臣言不謬則乞收還
宗愈新命授以外官庶使邪正有辨不失天下
忠賢之望

第二

右臣前月中嘗具奏陳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
協公議伏乞更加考察特行罷免今已踰月未
覩施行臣雖甚愚豈不知違拂聖意彈擊大臣

力薄言輕難免罪戾然 陛下不以臣不肖使
備言路今識者喧然以為姦邪而臣鉗默依違
不告 陛下雖苟免一時忤旨之誅而天下將
責臣以失職之罪臣亦何敢為自安之計而負
陛下圖任之意哉臣聞自昔臺諫之論常以天
下公議為主因公議之所是而後與之因公議
之所非而後擊之人君所以垂衣高拱不出戶
庭而周知天下之情可否予奪必合義理以辨
邪正以決疑似如權衡之不可欺以重輕規矩
之不可誣以方圓者用此道也臣考之輿論皆

宗愈于識淺近趣而反覆貪得患失有八悔
志數其詳以瀆天聰猶可補闕宗愈
數年之間漸階顯列先帝頗
有可稱及 陛下即政之初首加進用再期之
內遂至中司未聞深慮遠圖報朝廷之厚德惟
以巧言邪說為進身之私謀如永興軍路提刑
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役貧下之人出錢以助合
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閑劇色役一例雇募游手
克代其議論乖繆最害役法如聞蘇轍頗主其

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
究遽令施行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
為押檢議既難合事亦中輟措紳傳播莫不嘉
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募衙前之論遂詆
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參詳立法之人護
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
在附會不顧義理其罪一也按宗愈實娶丁氏
今禮部員外郎丁騫乃其妻族宗愈既備從官
未見引天下之賢而首薦私親乞不次擢用之
人固有內舉者矣然必以誠告其君曰

子也今宗愈特薦丁騫而不以實奏幸朝廷之
不察以次寵祿而歸惠於已其罪二也方

陛下嗣位 太皇太后同覽庶政而蘇軾撰試
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取漢室之事以
為問目士大夫皆謂非所宜言臺諫官數當論
奏而宗愈不惟無所彈劾反又勸止同列不令
上疏其罪三也李慎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營
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本臺主簿偶以礙格
遂聞報罷苟徇權貴不恤人言其罪四也昔熙
寧中嘗知諫院 神宗皇帝深知其姦乃手詔

中書口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朝廷治道凡
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
私託公坐是落職與通判差遣御批具在天下
共知臣竊謂熙寧政事與今雖異而宗愈觀望
迎合之迹固同 陛下用此數者平心正慮而
察其本末則姦回罔上徇私趨利之實灼然可
見誠不足以當大臣之任重朝廷之勢伏望聖
慈察臣惓惓之忠審為天下之計萬機之暇詳
覽瞽言若臣所論皆有按據不至繆盭即乞特
出聖斷付外施行

第三

右臣近以胡宗愈除尚書右丞不協公議臣於
延和殿賜對之日已嘗面奏繼又兩具姦慝條
列以聞臣之所言莫非實狀累瀆天聽涉歷兩
月竊惟宗愈之罪惡固不能逃於聖鑒而

陛下體貌大臣務全進退之禮是以特降荅詔
俾安厥位宗愈承命遽出無復遜避措紳傳播
莫不駭笑臣伏觀自昔執政之臣或為言者所
擊率皆歸第闔門待罪雖朝廷遣使宣召往往
遵君命暫至官省不敢治事亟復歸家原其處

心固非畏縮實以輔弼之任與國同體舉措出處天下具瞻苟有過尤挂于清議自當上還印綬退避賢路豈俟斥逐方為去計蓋待之之禮既厚則責之之意愈深此所以君臣之間禮體兩得而庶耻之風足以矯厲天下者也賈誼有言曰上設庶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臣竊觀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盡庶耻禮義之道矣按宗愈之所報陛下則非惟不以節行而又貪墨急進違棄義理明知臺諫皆有彈劾而尚起視事一

如平日近世以來公卿大臣操行污下毀滅庶耻未有若此之甚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陛下察宗愈之行義如此苟充其無耻之心則姦邪趨利何所不為尚安足以輔佐人主叅斷國論委之以綱轄寘之於廟堂乎又聞御史中丞孫寬乃宗愈之故舊見其改節今已彈奏監察御史趙挺之楊康國皆宗愈之所薦二人者雖顧惜小節未見明言其罪而風聞各有章疏申救王覲臣竊謂是非之理

固不兩立苟知此之為直則曲之在彼不辨而自見今上則朝廷士大夫之論莫不鄙惡宗愈下至閭閻一介之賤苟或詢之無有心悅而誠服者蓋天下之民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神以此卜之可知公論之不與矣伏望 陛下考合僉言明辨邪正罷免宗愈斷之不疑實天下之幸

第四

右臣昨自四月後來三次論奏胡宗愈操行污下毀滅廉耻貪得患失背公徇私誠不足以輔

佐人主叅預國論欲乞出自聖斷特行罷免今已兩月未蒙指揮臣風聞宗愈任御史中丞稅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二十一日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三班奉職周知哲累次令人乞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遂於三月一日經官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而遽寢其事中外傳播實駭耳目臣聞中丞之任紀綱所繫檢察非違糾正百辟官之雄峻莫與為比宗愈既長憲臺

不能正身以率下而恃權貪利罔顧義理儻人之居不給其直行已無耻辱國已甚况宗愈更踐華要月俸至優近常奉使大遼又經押賜親王禮物所獲甚厚加之鄉里有高貴之名固非不足於財乃敢挾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此而可捨國法廢矣伏望 陛下特降睿旨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法司推究明正典刑其開封官吏挾情違法之罪亦乞特賜指揮施行

第五

右臣近聞胡宗愈任御史中丞日稅周氏之第以居自去年七月後來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其業主屢請餘緡而宗愈每加詈辱並不支給以致周知哲經官論訟臣竊謂中丞之任紀綱所繫今宗愈恃風憲之威肆貪鄙之行輦轂之下暴橫自若將何以表率在位風化四方遂具論奏乞以周知哲所陳文狀付所司推究其開封官吏受知哲之訴而畏避權勢不治其事挾情違法之罪亦乞施行今已累日未聞指揮臣蒙 陛下拔於稠人之中而付以耳目

之任夙夕思念未能上報聖恩之萬一而輔弼之間乃有貪濁暴戾毀滅廉耻之人黷犯朝綱玷辱國體臣雖愚陋實深耻之所以不避忤旨之誅而累煩天聽也且宗愈起於冗散不三年而至執政陛下之所以待宗愈可謂厚矣然自為中司風節掃地貪得患失背公向私朋邪罔上中外側目今又儼人之居不給其直乃致三班使臣投牒起遣操行汚下為人鄙厭一至於此陛下雖務包容未加按治其如朝廷何其如天下何臣忝列諫垣苟不能以公議上達

聖聽則雖萬死猶不足以塞責深懼同僚未見惡傷其類巧為邪說陰欲援救則長姦養惡異日將有滋蔓難圖之悔伏望陛下斷自宸衷早出臣章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六

右臣伏自四月後來累曾論奏胡宗愈罪惡之狀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乞行罷免前月中又聞宗愈為御史中丞日稅人之居不給其直以致三班使臣經官論訴乞令起遣而開封官吏畏避權勢不為依公施行臣兩嘗奏請乞治其

罪尋御史臺亦以彈劾逮今多日未蒙指揮中
間伏遇荆王奄忽薨謝仰慮聖慈方深哀念是
以不敢繼進章疏重煩天聽徬徨躅踏今復半
月竊惟 陛下聖明之性洞照物理必能抑割
無益之悲上為宗社長久之計臣是敢再申前
論以冀開允惟 陛下察焉臣聞天下之治亂
在朝廷朝廷之輕重在執政論執政才否而進
退之者人主之職也使廟堂之上皆得當時之
賢而都俞 戒敕以圖天下之治則善日進而
君子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泰也使公卿輔相

非其人而姦邪朋黨更相比周以蔽人君之聰
明則惡日滋而小人道長此易之卦所以為否
也自古雖至聖之君不能無惡人立朝堯之四
凶是已雖甚衰之世未嘗無君子在位商之三
仁是已聖人之興賢者衆多則惡人不能勝其
善故雖有四凶而或竄或殛卒無幸免暴君在
上讒諂並進則善人不能勝其惡故雖有三仁
而或去或死終莫能用此乃治亂盛衰之機不
可不察也今 皇帝陛下富於春秋 太皇太
后陛下不出房闈政事之柄方在大臣所宜慎

擇天下之賢以重天下之勢而忽聞誤恩擢用宗愈除目初傳中外駭異議者以謂陛下臨御之初首能用司馬光於閑退之中而授以柄任天下欣然咸若更生者以其合四海之素望也今宗愈自為侍從旋長憲臺不能進賢退姦興利除害而怙勢作威貪黷徇私公犯義分毀滅廉耻固當竄黜以儆官邪而遽此升遷使備丞轄忠臣義士無不失望臣所以屢冒嚴誅力陳公議而章皆留中累月不下邪正並立枉直兩存雖陛下務全大體欲保初終其於改過

不吝去邪勿疑臣恐未能至於盡善也故事執政被劾例須居家待罪今御史臺以宗愈不償房縉公事方中三省而宗愈氣象軒騫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人言近世大臣貪冒無耻未見如此之甚者臣聞閭閻鄙夫臺省老吏見其舉措猶能竊笑况天下有識之士哉臣恐姦邪得志忠賢解體隳紊綱紀污辱朝廷累陛下知人之明犯大雅鮮終之戒臣愚暗不勝憤懣伏望聖慈特垂省察早以臣前後章奏付施行

第七

右臣伏見御史臺彈奏尚書右丞胡宗愈任中丞日不償房緡及開封官吏受周知哲之訴而挾情違法不治其事臣亦嘗與左司諫韓川累具論列乞正其罪而章皆留中未蒙付外中間御史臺又申三省催促前奏比聞已得指揮更不施行臣竊謂陛下優容執政務全大體則可矣要之以天下公議而為朝廷之遠慮則非也臣職在諫列義難緘默輒冒誅譴再伸前論惟陛下察焉臣聞御史之任紀綱所繫而中丞者又為肅政之長固宜正身率下以厲風俗

而宗愈貪冒不法以至與訟姦邪之人方為之游說曰此非大惡何足以罷執政是乃朋黨之論不可不察也今上自公卿下至匹夫粗能以廉節自好者豈肯移人之若不能給其直况宗愈身備從官職任憲長而貪鄙之行過於閭巷之小人玷辱國體無大於此錢勰之在開封常以不畏強禦為已任及周知哲陳訴則抑而不行苟非憚宗愈之權勢忽知哲之柔弱豈容滅裂如此之甚臣竊謂以常人觀之則未至大惡以禮義庶耻而責大臣則宗愈之貪濁錢勰之徇

私何可逃於吏議臣旣在言路日覩大臣之不
法而不加彈劾則是曠職以負 陛下今宗愈
所犯事狀明著臺諫交章置而不問若臣等所
言出於誣摺則宜竄黜以明宗愈之無罪苟臣
等所論旣有實迹朝廷安可曲為容貸以沮天
下之公議乎國家設置御史六察本以彈劾有
罪今御史舉職事而不得行臣等各論列而不
蒙聽如此則諫官御史遂可廢矣諫官御史廢
則 祖宗之法度朝廷之綱紀復何望哉臣等
知論斥大臣非全身保祿之計然自念以

官蒙 陛下不次擢用每思自竭圖報萬分豈
謂朝堂之間乃有如宗愈者其姦佞無耻朋邪
罔上臣前後章疏言之已詳非特此不廉之一
節而已也况宗愈竊位以來涉歷半歲第聞昏
繆無所建明誠不足以當輔弼之任重朝廷之
勢今則邪正並立枉直兩存臣恐忠良解體天
下失望惟 陛下留神省察為宗社之大計罷
免宗愈按劾開封官吏使法之所行自貴者始
豈惟臣區區之望寔天下之幸也

第八

右臣伏自四月初胡宗愈除尚書右丞臣尋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之日 陛下詢問近日差除如何臣與韓川同共奏陳朝廷用人皆協輿望惟是胡宗愈公論以為不當臣又條陳宗愈前後罪狀固已詳悉蒙 陛下宣諭令且試其所為臣尋復奏以謂朝廷設官從微至著自有等級要須歷試灼見其賢然後舉而加於衆人之上則人無異論宗愈頃在先朝寔有可取但自為中丞以後風譽頓減一向姦佞以希大用忽聞除日衆皆驚愕蓋執政之官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若謀謨獻替動皆中理固為盡善有一差失天下將有受其弊者以此論之執政豈是試人之地 陛下雖以臣言為然然重廢已行之命未賜俞允自後臣等累進章疏皆未覩指揮施行臣非不知進退大臣務全禮體而宗愈登用以來醜迹日著人言沸騰不可弭塞皆謂德性傾邪為行險薄利口足以飾詐無耻足以為惡臣請略舉其近事之顯著者而極論之惟 陛下留神而詳覽焉臣聞御史之職號為雄峻上自宰相下及百僚

苟有非違皆得糾劾是以 祖宗之制凡見任
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臺官蓋欲其
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且被舉之
人猶不得任以御史况於姻戚而可為之乎臣
聞宗愈之姪女適呂公著之親孫昨除御史中
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自合援據故事以祈引
避而宗愈苟悅權勢而無一語自陳罔上貪榮
墮廢 祖宗之法其事一也宗愈向緣蔡確引
用為都司郎官曾未席煖驟遷要近確與章惇
後以罪黜今春遽用常例復其職名臺諫交章

疏其巨惡遂得追寢而宗愈備位憲長了無一
言陰結姦豪徼幸異日操心不忠阿私下比其
事二也宗愈既備從官未嘗進賢以報國而首
薦其妻族丁騫乞充臺省之選臣在諫垣與騫
相接觀其議論庸淺無可稱者而宗愈匿其私
親輒形公薦幸朝廷之不察以盜寵祿而自為
恩惠挾詐欺君無所畏憚其事三也宗愈嘗薦
布衣方垌可應制科臣聞垌素無士行而進卷
文理荒踈最為亡狀宗愈權翰林學士日適當
詳定曲欲成就不復避嫌妄以垌文置在第二

中書舍人劉攽等不敢異論但聞退有後言輕忽同僚徇私自任其事四也李由乃文彥博之孫壻方于權貴欲求在京差遣而宗愈遽薦為御史臺主簿奏章再上偶以礙格報罷自來本臺辟舉未有敢私執政之親者而宗愈意在附會墮紊臺綱其事五也陛下踐祚之初太皇太后陛下同聽朝政而蘇軾撰試館職策題乃引王莽依附元后傾覆漢室之事以為問目議者莫不罪軾非所宜言臺諫官亦嘗論奏而宗愈不惟無所憚劾又使同列使勿上疏贊

公死黨其事六也宗愈稅周知哲之第每月僦直一十八千自去年七月後至今年二月終止償兩月之直遂至本主經官陳訴乞差人追索及發遣起離宗愈居風憲之長素稱高貴固非不足於財而稅人之居不給其直其挾勢貪黷不脩廉節其事七也永興軍路提刑馮如晦欲令舊不克役貧下之家出錢以助合役之上戶不量緩急開劇色役一例雇募遊手克代其論議乖繆最害役法而蘇轍頗主其言亟為公移欲頒諸路戶部尚書李常曾不講究遽欲行下

而員外郎劉昱乃能力辨是非不為押檢議既不合事遂中輟搢紳之間莫不嘉昱能守其職而宗愈因上崔募衙前之議遂抵劉昱以謂戶部郎官有近來叅詳立法之人護短遂非不肯公心捨己從長以救鄉戶之患意在阿黨不顧義理其事八也臣伏觀治平以前執政子弟未嘗敢授在京華要之職雖有合得陳乞差遣亦止是數處閑慢監當局務惟自近歲以來大臣營私害公子弟親戚布满要津與孤寒之士馳騫爭進而宗愈又為執法既不能糾劾開陳及

蒙大用首擢其弟宗炎為開封推官貪權赴勢不卹人言其事九也宗愈姊妹三人並適富民皆以孀歸宗愈數令折夫之產既而誘說厥妹陰取貲貨遂作己戶廣置田業欺誑孤幼終不償還因致高貲雄視閭里殖利無親其事十也仁宗朝宰相富弼方正謹厚能守法度而御史中丞韓絳言弼與張茂實皆有異誣韓琦當國兩膺顧命忠義亮直聞於天下而王陶奏其跋扈士無賢愚皆知決無是事而二人者不復自辨即日歸第抗章待罪蓋事之虛實自有公議

而大臣之體不得不然也今宗愈以不償房緡事為御史臺所劾皆有實迹而意氣軒鷺若無所睹陵蔑風憲不畏國法近世公卿大臣毀滅廉耻不知禮義無甚於此其事十一也熙寧中方變法令宗愈時為諫官不能別白是非開悟明主而觀望迎合多持兩可之論 神宗皇帝深照其姦乃手詔中書曰宗愈自領言職未嘗存心裨補朝廷治道凡進對論事必潛伏姦意含其事情旁為邪說以私託公坐是落職與外任差遣臣竊謂 先帝察見宗愈之本心是以

詔辭盡其情狀乃今觀之無不切中其事十二也臣之所陳皆可覆驗伏乞 陛下出臣此章宣示百官若宗愈委無如此罪惡則臣之所奏是為欺天宜伏重誅以戒誣罔臣自齧舌不敢有辭若宗愈所為如臣之論則是姦邪朋黨貪鄙庸淺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竊計 陛下所以依違不決者得非謂人言其姦邪而未嘗親見其實狀乎夫小人之事君豈肯自謂姦邪者哉言必假公忠行必託廉潔多為可信以或人主之聰明及其歲月滋深權勢在已上下

膠固羽翼已成於是肆志窮姦靡所不至方此之時雖欲除之亦無及矣唐德宗嘗曰衆人皆知盧杞姦邪朕何不知李勉對曰盧杞姦邪天下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為姦邪也今之宗愈何以異此臣聞知人之道自古為難方堯之時四凶與衆賢雜處於朝而終無累於堯之明者蓋聞其才則用之不敢遺見其罪則去之不敢庇進退用捨一本於至公而無私於其間此堯所以享無窮之名而後世為不可及也願陛下以帝堯之去四凶為法以德宗之信盧杞

為戒改過不吝去邪勿疑罷免宗愈以慰天下忠臣義士之望臣言雖拙直義在愛君惟陛下恕其狂愚察其誠懇早賜睿斷不勝幸甚

第九

右臣今月十二日與左司諫韓川於延和殿賜對進呈劄子畢遂論胡宗愈事伏蒙宣諭以謂進退大臣須存體貌有以見陛下優禮輔弼慎重舉措之意臣雖愚暗豈不體悉然宗愈歷宰相之姻嫌盜中司之要任蒙蔽人主之聽墮廢祖宗之法陰結悖確之姦傲幸異日顯主

軾轍之黨公肆詆欺未嘗振舉紀綱但聞多所
朋附是以期月之內致位丞弼公議駭愕罪狀
日著豈可塵污廊廟與聞機政臣忝在諫列目
覩巨惡安敢自曠職事泯默不言臣聞賈誼之
論以謂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所託財器職業
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所
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又曰上設廉耻禮義以
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
朝廷之進用宗愈臣等即時論列前後臺諫章
疏不可勝計 陛下一切抑而不出優容於此

已踰半年則 陛下之所以待遇大臣可謂隆
厚矣宗愈明知諫官之交章日覩臺文之糾劾
而偃然居位如不聞知則宗愈可謂不以節行
報上而頑頓無耻之甚者也將何以副 陛下
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哉臣已於十三日
奏疏極言宗愈之罪狀望聖慈以天下公議為
念早出臣章付外施行

第十

右臣近嘗奏論胡宗愈係呂公著之姻家昨除
御史中丞乃是公著秉政之日匿宰相之私親

廢祖宗之舊制并其餘昔公徇私毀滅廉耻
共十二事皆有實狀可以按覆竊惟奏章已塵
聖覽夙夕延頸以俟嚴誅逮今半月不聞威命
則是陛下旣恕之矣臣論斥執政之辜雖已
蒙釋而宗愈欺君敗法之罪尚未公行枉直兩
存邪正莫辨臣雖愚陋豈敢苟避忤旨之譴而
不以天下之情達於陛下乎昔之聖人深居
九重以謂竭其聰明猶不足以盡天下之聞見
遂以耳目之任付之臺諫之官而臺諫之論每
以天下公議為主公議之所是臺諫必是之公

議之所非臺諫必非之人君所以不出戶庭而
四海九州之遠物無遁情者用此道也臣伏見
陛下卽政之初首召司馬光於閑退之中授以
柄任天下臣民識與不識莫不鼓舞以慶朝廷
之得人及宗愈初除尚書右丞惟其朋黨之外
無一人以為可者臣與韓川於四月初八日延
和殿首論其姦邪亡狀不足以辱輔弼之任其
後孫覺為御史中丞與諫議大夫王覲繼言其
事侍御史盛陶亦累彈奏而監察御史楊康國
趙挺之皆宗愈薦舉之人猶不免一言其罪

陛下以此觀之亦可知公議之所惡矣今人言雖多而未聞朝廷施行者豈陛下以謂既用宗愈難以遽罷是以排言者之論而決欲主之乎若然者陛下矐待輔臣始終之意則美矣以聖人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論之臣恐未能盡善也宗愈罪惡臣前疏言之已詳此不復論而臣竊有惓惓之誠以告陛下自四月後來臺諫官之言宗愈者章累數十陛下一切留中無所可忝近日孫覺以病免楊康國以執政瓜葛之戚移開封府推官盛陶又乞李常避

親而韓川累求去職趙挺之亦以親老兩乞外補蓋覺等見陛下力主宗愈不敢極言是以紛紛引避務為自全之計臣起於小官誤蒙擢任非不知隨時附會與衆浮沉苟祿容身足以無病何獨自苦力詆大姦上瀆聖聰下犯邪黨蓋臣內顧謫薄了無他長報國之心惟知直道為臣私計則拙為朝廷遠慮則忠仰冀睿明洞鑒誠懇所有臣今月十三日言胡宗愈疏伏乞早賜指揮付外施行

第十一

右臣昨於十月十二日上殿奏陳胡宗愈暱宰相之私親盜中司之要任欺罔人主之聰墮廢祖宗之法加以徇私立黨毀滅廉耻誠不足以副陛下體貌之意慰四海具瞻之望自後繼進三疏極言其罪至今未蒙施行臣雖至愚不能窺測聖蘊然竊嘗深慮陛下所以力遏衆論未賜施行者豈非謂宗愈進用方踰半歲今若遽罷恐人譏議以謂自信不篤用人不終者乎若清衷所存萬一如此臣竊以為過矣祖宗以來登用大臣何嘗不考合僉言採察人

望苟衆心未服公議不與寧使詔令有及於
嫌不容小人乘君子之器著之信史可以抑
至如神宗皇帝時尚書左丞蒲宗孟止坐公
宇擅有脩完為御史中丞黃履所劾亟令罷免
王安禮以閨門私故為侍御史張汝賢彈奏尋
亦去位陛下踐祚之後優禮輔弼去年李清
臣以不甚治事為御史中丞傅堯俞等一言亦
使外補豈若宗愈上則欺君亂法下則背公成
朋不耻不廉無禮置之廊廟實累聖明臣聞自
古及今未有任君子而不治用小人而不亂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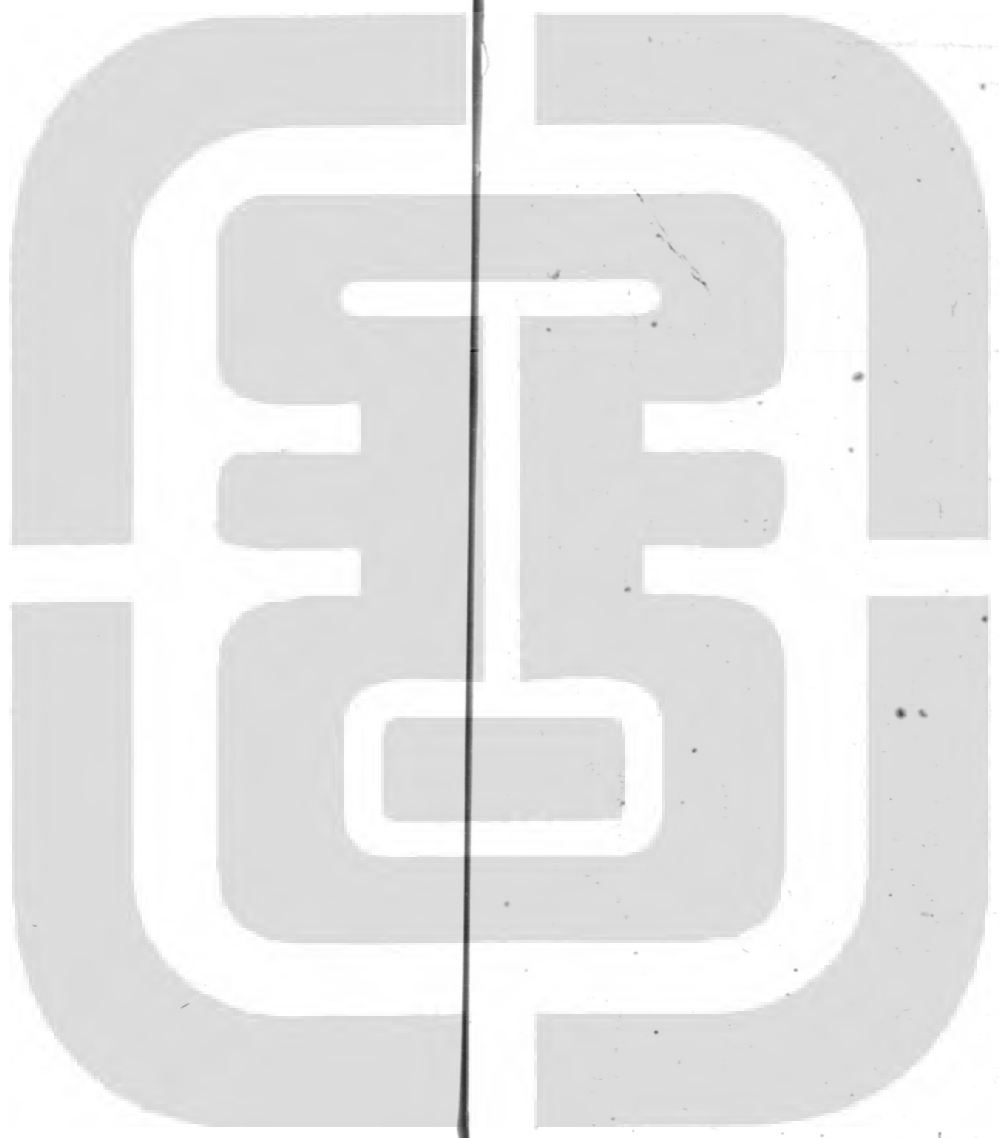
蓋其言美辭足以感移人意小節偽行足以欺
惑世俗及其得志苟患失之陰引姦邪廣布心
腹根深蒂固牢莫可破則其為國家之害將有
不可勝言者矣故陸贄之論以為操兵以刃人
天下不委罪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
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而歸咎於所蓄之家此
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望 陛下曲回天聰詳覽
罪言進有德以尊朝廷黜有罪以服天下早以
臣等言宗愈事章疏付外施行不勝至願

第十二

於十月十三日曾具奏陳宗愈
蒙 陛下之旨言非收括者有實狀可以
覆元在廷之臣有一於此已可斥逐而宗愈積
累巨惡至於十數言者又及半年不止偃然居
位略無畏心凌蔑風憲毀棄廉恥豈不負朝廷
體貌之意累 二聖知人之明臣伏見宗愈之
除中丞在呂公著秉政之日雖是姻戚隱而不
言外託用才之名中為立黨之實使宗愈會推
懷惠不復糾繆繩愆以此營私何所不可蒙蔽

人主之聽墮廢 祖宗之法 人臣之罪莫大於此 今公卿士民盡知二人之罔效而臺諫官多出公著之門終無一語敢及此事 陛下試取衆人言宗愈之疏一一省閱則知臣今日所奏為不安矣 公道陵替昔賢所憂豈謂聖朝日覩斯弊歲月浸久恐非國家之福 此臣所以夙夜憤懣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已也 伏望陛下審察衆情詳觀事理若原心定罪則公著宗愈均足欺君宜正典刑以示中外或聖意未欲以一言遽廢老臣即宗愈他罪尚多伏乞特行罷免

以慰天下忠臣



三
卷

三

